

郑武镜头中的劳动者



探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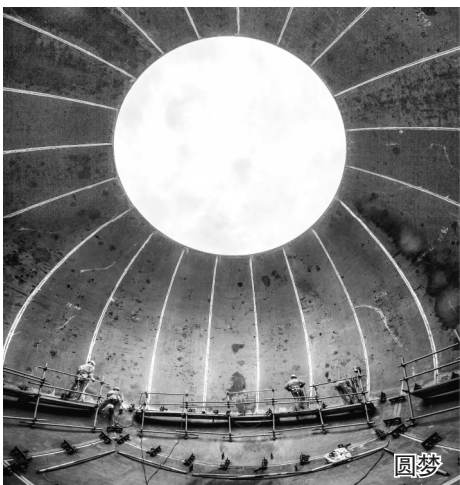
郑武,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安庆摄影家协会副主席,安庆石化摄影家协会主席



冲刺



检修



圆梦

我的镜头里藏着两种热爱

郑武

第一次举着相机对准晨雾里的山尖,忽然想起十年前背着登山包踏过的同一片山。那时的我是个追着垭口走的驴友,如今是端着相机等光的摄影人,可脚下的泥土、风里的草木气,竟和当年没两样。

成为驴友那几年,我总在山野里撞到意外的美。在黄山后山扎营,凌晨被冻醒,却看见云海漫过松林,朝阳把云染成金黄,山尖像浮在火海里的孤岛,我攥着手机拍了几十张,回去翻照片时却愣了——屏幕里的光影单薄得像张褪色的纸,记不住风穿过云海的声音,也留不下那一刻心脏狂跳的震颤。就是那天,我打定主意要学摄影不只是把风景装进镜头,是要让看到照片的人,也能摸到当时的风,触到空气里的湿意。

刚开始把登山包换成摄影包时,总闹笑话。第一次带长焦镜头去拍候鸟,背着三脚架在芦苇荡里深一脚浅一脚,活像个笨拙的稻草人。蹲了三小时没等到鸟,倒先被蚊子叮了满腿包。可当夕阳把天空烧成橘红,一群白鹭贴着水面飞起来,镜头里的翅膀划破金光,按下快门的瞬间,之前的狼狈都成了铺垫。后来才懂,摄影和“驴行”本质上是一样的:都要耐着性子等,都要肯为一瞬的美好,踏过十里的泥泞。

有年冬天,我和安庆摄影协会朋友去拍安庆古村落。雪下了

一整夜,清晨推开民宿的门,老房子的黑瓦上积着厚雪,屋檐下的红灯笼晃着暖光,石板路上的脚印被新雪盖了一半,有个姑娘急着举相机,我拦住她:“先站会儿,听听雪化的声音。”等静下来才发现雪从瓦缝里掉下来,落在冻硬的柴草上是“簌簌”的轻响,远处老祠堂的木门吱呀一声,像在说陈年的故事。后来她拍的照片里,真有股雪天特有的静气——摄影哪里只是调光圈、对焦点?先让自己走进风景里,镜头才能装下风景的魂。

从驴友到摄影师,变的不仅是身份,更是观看世界的方式。曾经,我追逐名山大川;现在,菜市场里的一把青菜、老街转角的一盏路灯都能让我按下快门。相机成了我的第三只眼,教会我在平凡中看见永恒,在细微处发现宏大。去年整理作品时,我惊讶地发现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那些技术完美的照片,而是带着些许瑕疵却充满生命力的瞬间——就像生活本身。

每当看到有人为拍张好照片在雨中等待数小时,或为记录非遗传承人而三顾茅庐,我就想起那个在黄山云海前手足无措的自己。摄影这条路没有终点,就像当年做驴友一样,重要的不是抵达,而是沿途所有的看见与被看见。快门声里,定格的是风景,流动的是人生。



下班



中餐